

天 下 太 平

左 兵 作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一九三七，二，二十付排
一九三七，四，三十初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

每冊實價一元

No. 488

著者 左 兵

發行者 余 漢 生

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題記

我不能忘記那天是五月二十一日。在這微塵似的中國的一日裏，還有微塵中之微塵的我，在一個垂死的古城之一角呼吸；且還在那里做下了一件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的工作——寫下一部約十四萬字的小說叫做「天下太平」。

這部東西，我是從二月六日寫起的。中間除了春假因事下鄉，中輟十天，兩次病攔了五天，沒有間斷過一日。有時發了寒熱，照理應該休息一下；但我還咬着牙齒努力，吃辣椒那麼熬過去了。白天，我是要靠粉筆灰粉吃飯的，寫這部東西，全靠晚上一點的時間。七點鐘模樣，一吃過晚飯，便開始工作，早則寫到十點鐘左右，晚則會寫過半夜。遇到了例假，又會把全個白天擺上去。所以平均每天工作時間，五個鐘頭是只會多不會少的。這樣算起來，我在那部東西上，總化

了五百個鐘頭上下。

我已經有四五年的念頭，要寫下這部東西。愈至近時，內憂與外患日深，想起了我一生在棉田間「爬拉」●爲活的爺娘，以及鄰人戚友這一羣，「王小二過年」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我總想要寫他下來。「一二八」之次年，我曾開過端；不過一想到應這個社會組織的文壇，我一樣是被壓迫者。就是寫成了還不過擱在箱子裏，要他鳥用？便又撕毀了。終於連念頭也打消了。這次却給我寫下來了，那我不得不感謝「良友文學獎金」。可是我的目的却並不在獎金。至少那不是唯一的目的。我以爲文學作品是大衆的進行號，只要能吹起來，看見了大衆的進行，已是大可快慰的事了。我從沒有做過一次喇叭手，吹一次進行號的機會；這次的機會，可不能放過的。雖然我現在這麼吹了一次，能否把號音放開去，還未能必，但總有一點希望了，平時可就連這一點希望也沒有呀！

這部東西在動手之前：我本打算從「五卅」寫到目前，以二十萬字（那自然是

受徵文限制）描繪農村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陷於破潰之形相；並傳出革命勢力相乘地在大衆心裏蔓延生根。只因爲那點事情我太熟悉了，一閉下眼來，那點人物的活動，叫我這枝筆左右逢源的寫不盡，所以寫了十四萬字模樣，還只寫到「二七」年代的革命大流，流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就這麼寫，也已經太經濟了，有許多地方還只留下個概念。還有不少人物，一出場就沒有機會——這機會還在後面——再見了。所以不得不變更原定計劃，暫時就在這里打住，當他是第一分冊。以後預備從「二七」年代到「三一」年代的「九一八」，寫第二分冊；「九一八」後則寫第三分冊。這並不是我學時髦，來個什麼革命三部曲，只是爲多種的便利罷了。可是這第二第三分冊，什麼時候會續下去，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雖還不會就死，總該努力；可是吃了飯做落空生活，我是不願意的！獨善其身，也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！文壇也許給我虐待到底罷？那末這條路上，我努力無效的時候，我是要走別條路來的！成千成萬的人在那兒等待着「光明」呢。

● 不斷地努力工作之意。

六，一，一九三六年。

一

一

大家默然在廊下吃過了中飯，祿郎壽郎都溜開了。阿珠撤去碗筷到灶間去洗。二嬸要上馬桶，出個空，好輕輕鬆鬆過個半天，定定心心做事。二叔抹嘴，把耜頭往肩上一擱，藍布短衫半披了背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外了。

『勿坐一回呀？』二嬸望着他。

他毫沒表情，儘低着頭往外，只鼻子裏拖個不易叫人聽得的：『哦！』瘦瘦的背影，直跳進二嬸眼睛，叫她心裏嘆氣：『咳！』

二嬸看二叔出了橋門，轉了個灣，沒去背影，便從廊下跨進屋去。鹹瓜碗，

頓頓吃，頓頓剩，頓頓加，永勿洗，五付碗筷，阿珠很快洗完，送上水出來抹桌子。母女倆對着面，眼睛碰在一堆。

『爹爹出去哩？』

『出去啦。』二孀直往床頭馬桶上坐。

他們的屋子，兩間拉作三間用。一個門出入。走進門，便是作事，會客（客氣的還有公用「前頭屋」●），都在那里。右手拉了板是臥房。從作息室進去，便是灶間。進臥房去的板壁上那個門，就靠了門，坐在馬桶上，做菜的儉筷菜吃，都看得清楚。阿珠走到廊下，廊，「啖」的一聲，手一揮，趕散了，立刻抹淨了那個吃飯的桌子，壁，扣籃扣住了鹹瓜碗，麥飯燒箕掛上最透風的懸鈎，倒去水，把盆攔，找塊乾布，一邊擦手，一邊站在臥房門口，對着母親，像要說話了。

二嬸從馬桶上站起來，束褲帶：『你來用！用了，我去倒。』

『我去倒好哉。』阿珠把手布遠遠往灶上一丟，走過去：『你歇一回去！天格樣熱。……格個陣頭勿曉得是乾陣？還是濕陣？總要下了一點雨才會涼快。』

二嬸沒說什麼，往床上坐下。看她樣子，不像要睡，阿珠又催一遍：『姆媽睡一回呀！』

『勿曉得章先生說啥？你爺……』二嬸沉鬱的語調，沒說得完全。

阿珠看看母親的臉，不知道怎樣回答。阿哥一封信也不寫回來，三四封信去了……大小事，他自己找到了，頂好。得，從這里打個或然想：『阿哥今天或許有信來哉。有了事情，就勿要煩啥人啦。』又往那邊一想：『其實阿哥是打育才畢業格，校長教員全熟，有缺，想起來總要他。姆媽！你說阿是？』

這麼說，阿珠以爲總算編得圓順，說得穩當，誰知却一句也沒有鑽進母親耳

柴裏。她只是想，學校早放了暑假，同學全回去了，一個人因為沒有事情，住在那里，多心焦！多孤苦！多……於是：『這孩子……』三個字一吐，順勁兒往床上一倒，把手背拚命抹着眼睛。她這樣，以為就可叫阿珠看不出哭，其實阿珠早明白了。可是，說勸罷，說着了母親的痒處，怕母親反要哭得厲害，就裝作不知道，從馬桶上站起來，把馬桶拉了出去。

阿珠趕快倒好馬桶，不敢再去看母親。悄悄走到屋后，找着了祿郎：『祿弟！你到廊下去念書。回頭姆媽問我，你說我下田了。』便提着耜頭，向外走。

走到田裏，『你娘睡了？』父親問她。他棉花已脫了四五丈，把上半年找章先生去荒下的，差不多要補足一半了。

『睡——是，睡了。』

父親的話，叫她難答。母親現在是睡？是哭？自己也不知道。說不睡罷，再往下問怎樣？說睡罷，溜走的時候，明明在哭。說第一個『睡』字，是接着父親的

話，隨口脫出來的；說了以後，却不知怎樣說第二第三個字。不過叫父親看出破綻，也不好；就急忙把「是睡了」裝上，不管這尾巴是狐狸的？還是老虎的？可是，却奇怪，這麼說了，一百二十個不安起來。不禁回過頭，沿着走往宅上的那條小路，眼睛直溜過去。人是在宅後，望不見場心，望不見屋子的門，只是一叢矮竹子，矮竹子林裏浮着個黑頓頓的屋影。前頭屋后門開着，其他沒一個門，沒一個窗，望着，望着，……心吊在母親那里。好像看見母親哭得氣都透不過來。

二叔又脫了幾尺棉花，扯起短衫角，抹了回臉上的汗，扭過頭來，正看到阿珠：『你呆點啥？』正要低下頭，再拉動手裏的耜頭，妻走到他面前了。

『咦！你勿多睡一回？』

『熱得來！那里睡得住！』

阿珠給父親『你呆點啥』嚇了一楞。偷雞賊叫人看破了似的慌慌張張，不自然的拉動耜頭。看不清是草還是棉花？一耜頭下去，削去了幾根棉花。面孔火燒

一般熱上來。又聽到父親的第二聲，回頭過來，真是一跳：『啊，姆媽——』看
看母親的臉，還劃着幾根淚痕。

『你沒有看見我？你望點啥？我一出橋門，轉過灣來，就看見你對我望着
呀！』

阿珠紅漲着臉，不說話。

.....

只有殺殺殺……耜頭殺着草。知了高高低低，遠遠近近，喉嚨全叫破了，叫
不下黑雲頭裏的雨來。河脚上青江蘆挺得很穩，沒有一點風。鄉間的山歌聲，悶
得像這個天。

一一

『二叔叔搓繩，越搓越緊……』隔田頭有人喊起牌名來了。接着便是一片哄

笑聲。唱是一個人唱的，笑是不止一個人了。有男的，有女的，顯然是向二叔尋開心來的。二叔一回沒聽見，隔田頭又來第二回，二回不聽見，又來第三回……

二叔始終沒聽見，二孀阿珠也沒聽見。他們當是裝聾，有心不理他們的尋開心。他們倒反正經起來了，規規矩矩，從隔田頭喊過來：『二叔！二叔！』

還沒叫起二叔低倒的頭，又提高了點：『二叔！聽見哦？』

還是阿珠耳朵快，抬起頭來，是朱鴨郎喊。『爹爹！有人喊呀！』她輕輕招呼父親。招呼了又望到隔田頭去，彷彿是回答：『聽見了。』

二叔抬頭看阿珠，心裏問：『那里？』不等阿珠回答，『二叔！喂！』又喊過來了。他把頭轉過去：『喔！鴨郎！』聲音裏帶點抱歉。

『你啥事體勿響？唱個山歌罷！』

『唱呀！』他隨便應着。

『唱呀！』

『唱呀！』

『咦！叫你唱呀！』

『叫你唱呀！』

朱鴨郎以爲二叔有意胡調推諉，夾笑罵一句：『纏夾二叔！』

阿珠嘆嚇一笑，連忙用手掩住嘴，很快，一個笑嚙到了肚里去。

朱家田裏，是朱生父子三個，婆媳兩個，五個人。人隔着七八丈。二叔他們下田的時候，他們田裏還沒有人。后來什麼時候來了人，就沒有注意到。鴨郎娘子提起瓦茶壺，喝了幾口，倒過茶壺來也倒不出一點茶，就提着茶壺，到家裏灌水去。朱大狗聽他們纏得不耐煩，又『二叔叔搓繩……』把牌名當山歌唱起來了。他不會唱山歌，可是老賭精。一百二十張紙牌●沒一張唱不出他的名兒。他只唱到搓繩，黑雲縫裏，豎下一個霍閃，怪拉一個脆雷，打在他們頭上，小耙頭柄幾乎脫下手。朱大狗的牌名，就此沒了尾巴。過了一回，也就忘了，便接下一

個不是尾巴：『觸觸伊格娘！爺又沒做啥虧心事，照啥斷命！』

『該死！天都罵了！沒頭鬼！』除了二叔二嬸阿珠，棉田裏的人，全都把朱大狗罵。

『小二！』朱生先喊了二叔一聲。他叫人一向不隨便：看輩份，該叔便叔，該伯便伯。他和二叔父親——柯金海同輩，自不該叫叔，這是一。第二柯二大大小小都喊他「二叔」，正是同朱大狗唱牌名，尋開心一樣，把「二索」諧做「二叔」，長者對小輩，就不該尋開心。『你說今天落得下雨？』他從打雷，想到了下雨。

『早上就雲頭滿高。熱也熱得悶。打雷倒是第一聲。一陣緊一陣，樣子滿像要下格。』

『你稻田裏有水？不下，我晚上要車水。』

『乾了二天啦。你田靠深水溝，還有水車，我那點斷命的就討厭。小汛●不

下雨，看着沒法，只好挺乾。」

朱叔婆扳指頭算了算：『今天六月廿三^①，對哩，初八廿三正小汛。』她插上了一句。朱叔婆不說就不說，說起了，會冬瓜藤爬到茄樹田裏，爬個不清。沒關係的她會爬，有關係的自然更會爬。提起日子，今天是六月廿三了，往年交進六月，就看見柯家小弟兄放了暑假，一淘回家，今年却只見柯三的兒子回來。她想起了，便問：『小二，福郎還勿回來呀？』

叫二叔如何去回答？只有眼盯着妻。二嬸雖然人比二叔矮個頭。瘦也瘦着不少，每年立夏，上天秤，總稱不上七十五斤，二叔却有一百斤哩。主意倒比二叔會出，看丈夫僵住了，便代替回答：『叔婆！哪，格孩子貪玩，到同學家去玩了，就到現在還勿回來。』二嬸叫叔婆是依孩子叫的。

「說起福郎，朱生也想到了：『他今年要教書哩？』」

『是呀！』二叔索性不响，由二嬸出場了。

『兒子教書做先生，二叔要做老先生啦。』朱鴨郎替二叔得意。

老先生的滋味是甜的，二叔，再苦些也會笑。笑着給朱鴨郎謙辭：『不敢格！』

可是你謙辭，誰允許？朱生又塞過來了：『理該！理該！』

『小二辛苦得有名目哉！』朱叔婆覺得有小二那樣兒子，福郎那樣孫子才真是福氣。

朱大狗只愛胡鬧，講正經就聽不進，只管亂搭：『那以后二叔叔搓繩不好唱了！』

每回說話，二叔都在担心，只怕說到兒子的事情上去。他爲得捨不得荒下工作，不然真想跳開來，省得他們多囉嗦。現在他一望太陽，已經過了「西送酒」，信差該走過了，就攔下耜頭，要往鎮上去了。攔下耜頭的時候，想到如果妻給圍着，弄得說不下，坍了和尚就要坍廟，又挖空了心思，來了一記亂鼓：『天